

呐喊

魯迅 著



文学小丛书

呐喊

鲁迅著

5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书号895 字数86 000 开本787×940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5 $\frac{5}{8}$ 插页2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2)0.38元

前 言

“呐喊”是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（写于1918—1922年，初版于1923年8月），包括小说十四篇。在这部小说集中，作者深刻地反映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起，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，——其中特别是农村的剧烈的阶级变化，农村经济的破产，农民生活的恶化，农民的要求生存，农民的革命情绪的发展；以及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，因而引起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化，和在变化中的人们精神面貌。通过“孔乙己”、“闰土”、“阿Q”等人物的刻画，作者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、反动统治阶级的横暴凶残和卑怯，以及整个的封建制度的不合理。他鼓舞着人民为反对这种腐朽的制度而斗争。

作者在这部小说集中，反映出这样的客观的历史内容：那就是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中，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无能的，他们和封建势力妥协，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，解除封建主

义的束缚；而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，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和胜利。

作者的这一部小说集，为“五四”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开辟了前进的道路，由于这一些短篇小说的出现，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新文学才显示出它的实绩；可以说，它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。

編 者

目 次

自序·····	1
狂人日記·····	8
孔乙己·····	22
藥·····	28
明天·····	40
一件小事·····	49
头发的故事·····	52
风波·····	58
故乡·····	69
阿Q正傳·····	82
端午节·····	134
白光·····	145
兔和貓·····	153
鴨的喜劇·····	159
社戏·····	164

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經做过許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謂回忆者，虽說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絲縷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現在便成了“呐喊”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經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質鋪和葯店里，年紀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錢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給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葯。回家之后，又須忙別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經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結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誰从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，我以为在这塗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

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異路，逃異地，去寻求別样的人們。我的母亲沒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資，說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讀書应试是正路，所謂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。然而我也顧不得这些事，終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謂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繪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“全体新論”和“化学卫生論”之类了。我还記得先前的医生的議論和方葯，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来，便漸漸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騙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譯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識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間的医学專門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豫备卒業回来，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軍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維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現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狀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

時間還沒有到，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圖片給學生看，以用去這多余的光陰。其時正当日俄戰爭的時候，關於戰事的圖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，我在这一个講堂中，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圖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，一個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，而顯出麻木的神情。據解說，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，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，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。

這一學年沒有完，我已經到了東京了，因為从那一回以後，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，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，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，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。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，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，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，商量之後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，所以只謂之“新生”。

“新生”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隱去了若

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資本，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个人。創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敗时候当然无可告語，而其后却連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驅策，不能在一处縱談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們的并未产生的“新生”的結局。

我感到未尝經驗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了贊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贊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纏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憤懣，因为这經驗使我反省，看見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觀过几样更寂寞、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願追怀，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，再沒有青年时候的

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 会館里有三間屋，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縊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現在槐树已經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許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鈔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縫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頸上。

那时偶或来談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異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脫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鈔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，发了研究的質問了。

“沒有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沒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們正办“新青年”，然而那时彷彿不特沒有人来贊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說：

“假如一間鐵屋子，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，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，不久都要悶死了，然而從昏睡入死滅，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現在你大嚷起來，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，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，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？”

“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，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，然而說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殺的，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，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，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，于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，這便是最初的一篇“狂人日記”。從此以後，便一發而不可收，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字，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，積久就有了十餘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怀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，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，使他不憚於前驅。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顧及的；但既然是吶喊，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，在“藥”的瑜兒的坟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，在“明天”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的夢，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

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說来，我的小說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說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，但微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間暂时还有讀者，則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說的緣由，便称之为“呐喊”。

1922年12月3日，魯迅記于北京。

狂人日記

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，適歸故鄉，迂道往訪，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道來視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補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。持歸閱一過，知所患蓋“迫害狂”之類。語頗錯雜無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體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間亦有略具聯絡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醫家研究，記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雖皆村人，不為世間所知，無關大體，然亦悉易去。至於書名，則本人愈後所題，不復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識。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見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見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發昏；然而須十

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沒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門，赵貴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議論我。又怕我看見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張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曉得他們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議論我；眼色也同赵貴翁一样，臉色也都鉄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說，“你告訴我！”他們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貴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貴翁虽然不認識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約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們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納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總是睡不着。凡事須得研究，才會明白。

他們——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，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；他們那時候的臉色，全沒有昨天這麼怕，也沒有這麼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，打他兒子，嘴里說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氣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驚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來。陳老五趕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。家里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；他們的臉色，也全同別人一樣。進了書房，便反扣上門，宛然是關了一只雞鴨。這一件事，越叫我猜不出底細。

「前幾天，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，對我大哥說，他們村里的一個大惡人，給大家打死了；几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壯壯膽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曉得他們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樣。」

想起来，我从頂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們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話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戶的話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，他們的牙齒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說了。他們似乎別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們一翻臉，便說人是恶人。我还記得大哥教我做論，無論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諒坏人几句，他便說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。”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「凡事总須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記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沒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橫豎睡不着，仔細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縫里看出字来，滿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」

书上写着这許多字，佃戶說了这許多話，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們想要吃我了！